

你就不必 原谅我



商谨言大意上了陈梦的当
坑太深，一辈子没爬出来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你就不必 原谅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就不必原谅我 / 浩瀚著. —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7.5

ISBN 978-7-5171-2337-8

I. ①你… II. ①浩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86144号

出 品 大周互娱

总 策 划 周 政

策划总监 调 调

责任编辑 樊 虎

特约编辑 小 左

封面设计 良 子

版式设计 李映龙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1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(总编室) 64924716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920毫米×1280毫米 1/32 10印张

字 数 307千字

定 价 32.80元 ISBN 978-7-5171-2337-8



第一章 / 好久不见
001

第二章 / 与你无关
034

第三章 / 恨之入骨
068

第四章 / 再次交易
100

第五章 / 一场利用
142

第六章 / 远水近火
178

第七章 / 我们结婚
206

第八章 / 他的孩子
246

第九章 / 等你回家
275



好久不见

第一章

昏暗的天空似乎被雪映照出光来。

寒风夹着雪花，刮在脸上生疼。陈梦搓了搓手，把冰凉的手套压在脸上，感叹一声：这鬼天气。关上车门后，陈梦哆嗦着把车钥匙扔进了烂大街款的包里，而后踩着十厘米高的靴子走进了餐厅。入口处似乎有风铃，声音悦耳，陈梦回头看了一眼。

“有预定吗？”

陈梦点头：“有，是位商先生。”

干净秀气的服务生带她进去，餐厅古色古香，韵味十足。商先生坐在靠窗的位置，陈梦近视，眯眼看过去。男人背对着入口，穿着一件黑色毛衣，没秃头，没驼背，是个年轻男人。陈梦松了一口气，年轻就好。

“谢谢。”陈梦微笑致意，然后走了过去。

相亲，是最快步入婚姻的途径，陈梦现在需要婚姻。高跟鞋踏在地面上发出声响，越来越近，陈梦已经看清楚男人后颈的肌肤。他坐得笔直，

上身和沙发靠背呈平行线。陈梦继续往前走，男人偏了下头，目光就投过来。棱角分明的脸此刻冷硬，鼻梁高挺，很英俊。陈梦脸上的表情僵住了——怎么会是他？她握着包的手紧了紧，只觉呼吸困难。空气凝固，短暂的沉默之后，陈梦扯起嘴角：“嗨。”

声音有些走调，说不出的怪。即使陈梦脸皮够厚，也因为这奇腔怪调红了脸。她咳嗽了一声，笑道：“商谨言是吗？我是陈梦。”

商谨言看着她，黑眸沉静无波澜。陈梦摸了下鼻子，然后伸出手，道：“你好。”

商谨言依旧没说话，目光冰冷。

陈梦掐了下手心，然后快步走到对面要坐下。膝盖撞上了桌子，咣当一声，疼得她差点跪下，她立刻按住桌面。包滑落下去，粉盒从包里滚出，直奔对面人的脚下。陈梦手忙脚乱，连忙捡起包放到沙发上，又去找粉盒。视线内出现了一只手，骨节分明，手指修长，他捡起了粉盒。

陈梦扶着桌子站起来，伸出手：“谢谢。”

商谨言避开她的手把粉盒放在餐桌上，然后抽出纸巾擦手，边擦边问：“为什么是你？”

陈梦的手尴尬地停在空中，然后垂下去收起粉盒。她坐下，迫使自己冷静，拿起桌子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，却被酸得面部变形——这是柠檬水？

“你是商谨言？”

商谨言蹙眉，拿过放在一边的外套起身。陈梦脸上的笑容已经僵得不能看了：“是商谨言的话那就对了，我是你今天的相亲对象。”

商谨言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：“监狱没蹲够？”

陈梦拿起那杯酸死人的柠檬水，仰头一饮而尽，然后啪一下放下玻璃杯，她无法抑制手指的抖动，餐厅的人都看了过来。陈梦深吸一口气，太酸了。舔过嘴唇，陈梦站起来伸出手，嘴角绽放出完美的微笑：“好久不见。”

“不想死就离我远点。”



陈梦僵在空中的手渐渐合拢，脸上的笑容也十分僵硬。她眨巴下眼睛，说：“你说什么，我怎么听不懂？”

“今天到此为止。”他整理好衬衣袖口，视线掠过陈梦，转身快步离开了餐厅。

陈梦又点了一杯柠檬水。她坐回去，放在膝盖上的手攥得很紧。窗外黑色揽胜绝尘而去，似乎要下雪，天空阴沉。服务生把柠檬水送过来，陈梦握着杯子喝完，酸得泪都要出来了。商谨言，原来他叫商谨言，那他也是骗人。电话在包里欢快地响了起来，陈梦敛起思绪，从包里找出手机。来电人是沈冰，她的亲生母亲。陈梦接通：“妈妈。”

“见到人了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两年前沈冰找到她，说当年抱错了孩子，她才是沈冰的女儿。丑小鸭变天鹅，沈冰把她从地狱里拉了出来，诈骗犯一跃成为陈家大小姐。

“好好谈。”母亲的声音始终带着训示的意味，她始终看不起陈梦，“商家在D城有名望，能和商家结亲是好事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陈梦笑了笑，她尽可能让自己的声音温婉柔和，“我有分寸。”

陈梦和商谨言不可能，他们之间何止是隔着鸿沟，简直是隔着雅鲁藏布大峡谷。当初，是商谨言亲手把她送进了监狱。

“你的事没人知道，你也不要多说。记住了，你是陈家的女儿。”她顿了顿，接着说道，“下午你去S市替我开个会，明天雅雅回来，我怕赶不回来。”

“好。”

陈雅就是那个和她在同一天出生的姑娘，和陈家没有血缘关系，现在却比她这个亲生女儿还要亲。整个故事也不是多么难理解，抱错了，真狗血。陈梦挂断电话，将手机扔回包里，起身快步走出了餐厅。寒风刀子似的刮在脸上，她冷得鼻酸，对着掌心哈出一口热气。陈梦回来的第一年在医院，第二年沈冰想送她去读书，才发现她的根基差到不可思议，权衡之

下，最终决定让她进公司做助理。

陈梦在机场等了六个小时，被取消了四次航班。天已经黑了，陈梦连忙查高铁票。高铁比较慢，所以陈梦一开始就没考虑。她匆匆出机场，路过一家肯德基闻到香味才感觉到胃里难受——她从早上到现在就喝了两杯柠檬水。她一边订票一边走进了肯德基，牛奶刚拿到手电话就响了起来。

陈梦连忙接通：“喂？”

“你怎么还没到S市？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航班取消了，我马上去高铁站。”

“这是理由吗？”

这不是理由什么是理由？陈梦深吸一口气，而后道：“我错了，我尽快到S市。”

“会议很重要你知道吗？你的脑袋会不会思考？”

陈梦握着温热的纸杯，很想把东西摔了：“我——”

“现在回来，哪儿都别去了！”

陈梦的脸烧了起来，一直蔓延到脖子，滚烫不已：“好。”

“你要有雅雅的一半就好了。”沈冰怒气冲冲地挂断了电话。

陈梦舔过干燥的嘴唇，站在原地捏紧手机。灯火通明的机场，令人眩晕。陈梦突然抬手把纸杯摔在地上，砰的一声，盖子和杯身分离，白色液体争先恐后地涌了出来。远处有人看过来，目光鄙夷。陈梦垂在身侧的手有些抖。沈冰给她留的时间坐高铁赶不到，飞机航班又被取消，她能怎么办？在沈冰眼里她就是个废物，谁都能看不起的废物。牛奶还在流，一直流到了陈梦脚下，湿了她的高跟鞋。陈梦如梦初醒，连忙打开包找纸巾。纸巾没找到，围巾从手上滑落掉进牛奶里，一团糟。她索性拿围巾擦地板，糟糕透了。

一包纸巾被递了过来，陈梦的头发垂下去遮住了大半的脸，她接过纸巾：“谢谢。”

陈梦把脏的纸巾和围巾一同扔进了垃圾桶，回头就撞上一个男孩的脸，不禁一愣。那是一个很年轻的男孩，脖子上戴着耳机，穿黑色夹克，

NIJU

BUBI

YUAN

LIANG

WO



歪着头笑得不甚正经：“你真有意思，弄脏再收拾，何必弄脏呢？”

陈梦皱眉，脸也沉了下去：“纸多少钱，我给你。”

“我又不是卖纸的。”男孩站直，单手插兜打量陈梦，“你应该说谢谢。”

“谢谢。”陈梦不想和他扯，转身就走。

“你这谢谢也太敷衍了，没有诚意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有点诚意地再谢一次？”

陈梦走上电梯，拿出耳机塞住了耳朵。走下电梯后，陈梦翻出手机退票，肩膀突然被拍了下。她猛地回头，还是那个男孩。他指了指陈梦的耳机，陈梦拿下耳机看他：“有事？”

“开个玩笑，我没恶意。”

“我和你熟吗？”陈梦朝停车场走去，男孩又追上来，晃了晃手里的东西，“是你的东西吗？”

陈梦快冲上脑的怒火在她看到男孩手里的黑管口红后偃旗息鼓，她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但仍语气僵硬：“是我的，谢谢。”

男孩把口红还给她，扯了扯双肩包带，然后随着她的步伐往前走：“我没取笑你的意思，就是很好奇你的行为。”

陈梦把口红装进包里，移开了眼，大步往前走。

“你现在要回市区吗？”男孩追上来和她并排走着，“你开车还是搭地铁？”

到达停车场，寒风席卷而来。陈梦从包里翻出烟盒取出一支咬在齿间，这才想起来包里没火机。她拿下了烟刚要装回烟盒，旁边一盒火柴被递了过来。男孩晃着脑袋，不知道得意什么：“刚刚没检查出来。”

陈梦接过火柴，偏头点燃了香烟，然后用灭火柴木棒并扔进了垃圾桶，又将火柴盒还回去：“逮住要刑拘，你跟着我干什么？”

男孩也从裤兜里摸出烟盒，点燃一支衔在嘴里。外面风很大，烟头被吹得猩红。

“刑拘就刑拘呗。”他单手插兜，依旧不紧不慢地跟在陈梦身边，

“你开车回市区？”

陈梦蹙眉看过去。

男孩脸皮厚如城墙：“能不能带我一程？我给你车费，外面雪下得很大，不好打车。”

“你觉得我缺钱？”陈梦停下了脚步，觉得这孩子脑子有问题。

男孩撇撇嘴，说：“我缺钱。”

“那好像不关我的事。”陈梦吐出烟雾，瞧向远处，“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。”

“我走。”

陈梦上车把一根烟抽完，将烟头按灭，然后启动车子开了出去。在出口刷卡的时候，她看到背着包站在出口处的少年在一辆一辆地拦车。

“好了，可以走了。”

大雪纷纷，所见之处一片白茫茫，男孩没拦到车，显而易见。保安上前驱赶，他似乎在哀求保安，看起来有些可怜。昏暗的天空似乎被雪映照出光来，陈梦踩下刹车，落下车窗，喊道：“喂！”

男孩和保安都看了过来，陈梦喊道：“过来，上车。”

男孩笑了起来，灯光下全是他洁白的牙齿。男孩上车，看着陈梦：“谢了。”

他长得像某个人，陈梦看到他的笑容失神了片刻，然后她咳嗽一声，说：“不要说话，我把你带到市区。”

车奔驰在公路上，她看着前方无限长的道路，毫无征兆地想起了商谨言。三年前在腾冲，漆黑的夜没有一丝光亮，他把她护在身后。心脏隐隐作痛，陈梦按了一下眉心。那些事没办法过去，也过不去。车子上了高架桥后，手机响了起来，陈梦拿出手机，看到来电人是沈冰。

陈梦拿出耳机接通：“妈。”

“别回来了，今晚要赶到S市。明天早上八点参加会议，会议内容我马上发给你。这次不要迟到，能办到吗？”

挂断电话后，陈梦把手机扔回储物盒。她取出一支烟咬在齿间，烟草

NIJU

BUBI

YUAN

LIANG

WO



味在舌尖蔓延。陈梦没有点燃香烟，她看着前方的路，开下高架桥就把车停住。

漫长的沉默之后，陈梦拿下没点燃的烟按进烟灰缸里。烟身崩断，金黄色的烟草洒落，她说：“你下车吧，这里有公交车。”

“你呢？”男孩抓起双肩包推开车门，回头看向陈梦，“要不留个联系方式？”

陈梦看过去，黑眸似点漆，幽暗。

商深行把接下来的话咽下去：“希望还能再见。”

“把车门从外面关上，谢谢。”

商深行看着绝尘而去的车，难以置信地瞪大眼。电话响了起来，商深行接通电话，换了一副面孔不耐烦地道：“没要到电话号码，我输了。”

陈梦直奔高铁站，重新买票，深夜一点半终于到了S市，出了车站。阴冷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，冷得她心肺都在哆嗦，她捂着脸呼出一口热气。

她到酒店时已经是三点半了，看资料到五点，然后迷迷糊糊睡到六点。闹钟响起，陈梦头昏脑涨地爬起来冲进浴室，洗了个澡才清醒。她擦干净镜子照自己的模样，顿时被吓到了——眼睛肿得很厉害。她打电话找前台要冰块，然后倒在床上真想死。

S市分公司的负责人打电话过来时刚好七点，陈梦一边拿着冰块敷脸一边接通：“你好。”

“你好陈小姐，我是思杰公司S市分部的负责人刘英。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我过去接你。”

“E酒店。”

“我马上过去。”

眼睛消肿一些后，陈梦穿上衣服连忙化妆，垂死挣扎。十分钟后，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心想不过是换了一种丑法。刘英的电话又打来了，陈梦对自己的脸也死心了，接通电话：“我是陈梦。”

“我已经到了，在楼下等你。”

“好的，我这就下去。”陈梦的视线掠过手表，然后她拿过大衣穿上，再拎起了包。

出门看到电梯就要关上了，她喊了一声后连忙往电梯口跑。电梯门被打开，陈梦飞奔过去，然后朝电梯里的人道谢：“谢谢。”

她抬头，猝不及防地就撞上了商谨言的脸，他冷眸睨着她。陈梦动作僵住了，眨了下眼，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。商谨言漠然地移开视线，然后伸手按下电梯楼层。陈梦咽下唾沫，舔过嘴唇低下头。气氛诡异地静，让人头皮发麻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陈梦活了二十多年，第一次觉得坐电梯是如此煎熬。她心急火燎，恨不得直接从楼上跳下去。终于到了一楼，电梯叮的一声，陈梦直冲出去。她仓皇地冲到酒店大堂，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挡住了她的去路：“陈小姐是吗？”

陈梦一脸茫然：“你是？”

“我是刘英。”

陈梦这才连忙伸手：“你好，陈梦。”

握手之后，他说道：“车在外面，要过去会场了。”

“好。”

走出去，空气湿冷，陈梦吸了吸鼻子，抱紧手臂。天刚亮，雾气浓重。坐上车，温热的空调风令她昏昏欲睡，她强撑着打开随身电脑，说：“会议资料我昨晚加班看了，还有要注意的地方吗？省得出错。”

“你去的话听着就好了。”

哦，不那么重要啊。

会议冗长，陈梦就是去凑个数。她又开始头疼，想找张床睡到死。临近中午，会议终于结束，陈梦刚想走，刘英却拦住她的去路，道：“中午一起吃个饭吧？”陈梦在总公司职位不高，可毕竟是沈冰的女儿，不能怠慢。

“麻烦刘经理了。”陈梦有她的考量，她以后肯定回不去总公司，留在分公司的话就不能太得罪人。

“客气。”

NIJU

BUBI

YUAN

LIANG

WO



陈梦跟刘英一同前往餐厅，到了才发现还有不少分公司的高层在。现在陈梦的身份相当于钦差，也难怪了。饭局格外热闹，让陈梦受宠若惊。酒过三巡陈梦突然就维持不了笑容，连忙出了房间去洗手间吐，吐得昏天黑地。大脑一阵放空，她突然有些迷茫。在陈家陈梦没有地位，公司是沈冰做主，她更喜欢陈雅，而陈雅就要回国了，所以，以后陈梦的日子更难熬了。

挺累的，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高层世界，她自卑，难以适应。陈梦不想回去饭局，洗了一把脸后顺着走廊走了五分钟，推开安全出口的门。黑暗扑面而来，她狂躁的心渐渐静了下来。她想抽烟，但摸遍全身都没找到烟盒。头更加疼了，心绪烦乱，也许她现在应该去医院，可刚回来的半年去医院的频率太高，令她恶心。

关上门，陈梦也不嫌脏，靠在墙上。她手心全是汗，身上热一阵、冷一阵。那个穷困潦倒、活在黑暗中的人才是她，现在都是假的。身体滑下去，她头疼得厉害。突然安全出口的门被撞开，一个人摔了进来，扑腾出灰尘。一群人冲进了安全出口，打头的人却被蹲在地上的人吓到了：

“嚯！这里还有个人呢！”

“是人是鬼？”

手电筒强光照过来，陈梦抬手捂住脸，站起来，说：“我这就走，不耽误你们。”

“是你？”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，她放下手皱眉眯眼看过去。

安全出口的门被彻底打开，逆光里歪戴帽子的男孩一张笑脸灿烂得过了头。陈梦浑身发软，手掌紧紧压在墙上身体才没滑下去，看到是熟人就开口道：“你们能换个地方打架吗？”

“没打架没打架。”商深行笑着掀起墙脚的人推出去，“送他走。”

“行哥？行吗？回去怎么交代？”

“别废话，赶快把人弄出去。”

“好好。”

陈梦闭了闭眼，最近她的幻听越来越严重了。

“他们走了，不打扰你。”商深行打量四周，道，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“身上有烟吗？”陈梦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直接问道。

“你是不是吸毒？怎么看起来这么虚？”商深行把烟盒递给她。

陈梦咬着烟，含糊地道：“火。”

“欠你的。”商深行摸出银色打火机，侧身给陈梦点烟，边点边说，“我还没给女人点过烟呢。”

烟雾争先恐后地涌入肺中，陈梦闭上眼，嗡嗡声似乎小了一些，然后说：“总得有第一次。”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喝多了。”陈梦看着天花板，静静地抽烟，“你怎么在S市？”

“想来就来了。”商深行抽着烟，“你电话号码多少？”

陈梦笑了：“搭讪吗？我不喜欢小男孩。”

“想太多。”男孩扔掉烟头，踩灭，漆黑的眸子看向陈梦，“我是男人，不是男孩，好吗？”

陈梦掐灭烟头，报了一串数字，然后说：“我叫陈梦。”

“商深行。”

陈梦哧地笑出声：“慎行？”

“三点水的深。”他拿出手机按下号码，还要说什么手机就响了起来，“我出去接个电话。”

陈梦说不出话，低着头。商深行走到门口回头，陈梦的侧脸上晦暗不明。不得不说，她长得还挺好看的，很带劲。

烟不能救命，她缓了一会儿后想往外走，结果一头栽了出去。商深行挂断电话，就听到身后扑通一声，回头就看到陈梦的身体被夹在两扇门中间，像无间道里被杀的警察。商深行虽然善良得有限，但也没到能眼睁睁地看人死在面前而无动于衷的境界。陈梦再次醒来时是在医院，猛一睁开眼睛就迅速就闭上了——刺目的白光让她睁不开眼。

“醒了？”



陈梦第二次睁眼就谨慎了许多，等眼睛适应了光亮才彻底睁开，虚影渐渐变成了实线。

“我转身看到你躺在地上，以为你死了呢。”

陈梦扯了下嘴角：“你才死了！”

“要喝水吗？”

“……谢谢。”

商深行倒了水过来。

“我也没喂过人，你呛死了我不负责。”

商深行果然没伺候过人，一杯水大半洒在了陈梦身上。陈梦连忙叫停，商深行放下杯子，坐在旁边的椅子上，问：“高烧四十度，还喝酒，送得及时你就挂了。你父母呢？电话号码多少？”

陈梦看着手腕上方的输液管，转移话题：“吊瓶空了，是不是该拔针了？”

商深行看了陈梦一眼，站起来说：“我去叫护士。”商深行转身出去，这时电话响了起来，他看了眼来电，皱眉骂了一句，然后接通：“有事？”

“你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不是未成年很多年了，连人身自由都没有？”

“妈打了十六个电话问你，你还要玩多久？”

“我有我的理想和抱负。”

“你的理想就是要饭？”

“我要饭也不关你的事！”商深行怒气冲冲地挂断了电话，然后抬手在空中试了试，到底没舍得把手机摔出去，因为他太穷了。

陈梦在床头柜上看到自己的包，找到手机，看到好几个未接电话。两个是刘英打来的，剩余的是沈冰打来的。陈梦按着沈冰的电话打了过去，电话很快就接通了，沈冰语气急而冲：“你在哪儿？”

“医院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感冒。”陈梦说道，“会议结束了，我订晚上的机票回去。”

“既然感冒就别来回折腾了。我给你报了个进修班在S市，周一你就过去吧。”

陈梦咬掉嘴唇上的干皮：“那工作呢？”

“工作你先别管了，我认为你现在的能力不足以担任任何工作。”

嘴上有一片干皮十分顽固，陈梦一不小心就给咬出了血：“好。”

“过几天你妹妹生日，记得给她准备一份礼物。你们是姐妹，要处好关系。”

敢情过几天不是陈梦的生日？陈梦掐了下眉心，而后道：“我记得，已经买好了礼物。”

“周一记得去报到，进修班是我找关系才要到的名额，你用点心。”

“嗯。”

陈梦初中没毕业养父就死了，只能出去打工，再没踏入过校门。

商深行很快就带着医生过来了，医生检查之后，建议陈梦住院：“还需要做个脑部CT，你现在的情况很复杂。”

“脑震荡了？”商深行有些不太明白，问道，“还要住院？这么严重？”

“旧疾，今天的发烧也是肺部发炎引起的。”医生翻着病例，说道，“病人家属去缴费。陈小姐，你从今天起禁止抽烟，不然永远好不了。”

陈梦连忙从包里拿过信用卡递给商深行：“麻烦你了，回头请你吃饭。”

“何止吃饭，你还得发我工资。”

“好好好，谢谢。”

商深行出去缴费，医生皱眉沉默一会儿，然后说道：“你脑部做过手术吗？”

陈梦摇头：“没有。”

“先检查吧，严重的话需要手术。刚刚那是你男朋友？要做手术的

NIJU

BUBI

YUAN

LIANG

WO



话，他可做不了主，得让你父母来。”

陈梦在看守所遭到过一次毒打，从那以后头就间歇性地疼，但是不至于做手术吧？

“很严重？”

“做完检查我才能告诉你严不严重。”医生说。

商深行缴费回来，陈梦去做检查。商深行靠在椅子上百无聊赖地等了一会儿，电话又响了，商深行烦不胜烦地接通：“我有个朋友生病，现在在医院，处理好就过去找你行了吧！大哥你去谈个女朋友行不行？别老来管我！”

“八点看不到你的人，我去找你。”

商深行生无可恋道：“不给人留活路了？”

电话已经被挂断了。

商深行特服他这个大哥，真让大哥找过来，他就完了。得走！于是他把收据反过来写下一句话，将信用卡压在上面之后就匆匆离开了。他家老和老爷子一个脾性，都惹不起。

检查结果还得等一段时间才能拿到，陈梦回到病房就看到了字条，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几个字：我先走了，电话联系。

傍晚时分，检查报告出来了，医生拿着片子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

“应该是有瘀血，手术宜早不宜晚。”

“不手术多久能死？”

医生笑了：“也可能永远不会病变。”

“那先保守治疗吧，我不想手术。”

“你自己决定，我们只是建议。”

在医院住了两天后，陈梦不得不出院了，她得去学校报到。进修班很不错，教授是好教授，同学也都是各界精英，可对陈梦来说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，她听得云里雾里，一脸迷茫。非但没有好处，反而对她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。

陈雅生日那天，她订了G家的项链。陈雅在第三天才想起来陈梦和她